

卧龙生



毒魂女

女 魂 毒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 书 章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►当代文学研究丛书一武系列◀

(新) 新登字08号

责任编辑: 丁鹏

封面设计: 京川

毒 魂 女

卧龙生 著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4号 邮编830046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

32开 22.5印张 450千字

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册

ISBN 7—5631—0555—7/I·64

定价: 16.90元 (全三册)

内 容 简 介

一个蒙面人，一个武功 高 强、手段残忍的蒙面人，以毒辣的手段杀害了九华山掌门道博大师和他的弟子们。

当时，道博大师正急忙赶回九华山，去参加祭奠地藏菩萨寿诞的大典。

四剑之一的“剑魁”苏杰明发现了道博大师的尸体。

一群蒙面人，一群武功高强，手段残忍的蒙面人，以毒辣的手段血洗了苏家庄，苏明杰的妻子及庄中几十人残遭涂害，只有刚诞生不久的小庄主苏天震历尽千辛万苦活下来。

光阴荏苒，一十八年后，苏天震长大成人，开始了对这些血案的调查。

他既遇到了无恶不作的魔头，也遇到了无所不为的淫女，既遇到了高强的巴山派后人，也遇到了聪明体贴善解人意的温柔女孩。

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里，在温柔与甜蜜的辉映中，在善

意相助与淫荡诱惑的交织下，苏天震经历了 无数的艰难险阻，不停的围追堵截，难缠的妖仙鬼魔，终于一一发现了元凶，“武林天子”。

正义能够战胜邪恶吗？武林天子能够最终伏诛吗？一切在意料中，一切又尽出乎意料之外。

曲折的情节，紧张的节奏，丰厚的文化与心理背景，使此书迭宕起伏，扣人心弦。

一看便知……

目 录

上 集

第一章	武林惊魂.....	(1)
第二章	白骨神泉.....	(57)
第三章	神踪魔影.....	(94)
第四章	生死相知.....	(139)
第五章	灵蛇飞天仙猿岭.....	(170)

中 集

第六章	奇人淫威.....	(1)
第七章	媚术摄银露.....	(34)
第八章	少林结恩怨.....	(80)
第九章	武圣灵光.....	(124)
第十章	血妖夺命.....	(147)

下 集

第十一章	天震罡飏.....	(1)
第十二章	巴山剑光.....	(44)
第十三章	化骨灵水.....	(80)
第十四章	蚀魄淫女.....	(129)
第十五章	银血还情赤血偿债.....	(148)

第六章 奇人淫威

“没有真品，难道还是假的？”

“拳魁金山”目光不瞬，盯住他的两枝长剑道：“你既带着“武当蓝光剑”，想必剑上颇有造诣，那么你有什么理由，不相信我的话？”

“苏天震”手指壁头，指指点点的答道：

比如说，那枝八尺长的——应该是“秦始皇”的佩剑，那八寸长的，想是“荆轲刺秦王”的“赵夫人短匕”，那四尺二寸的是魏太子“曹丕”的名剑，其他如“干净”，“莫邪”“湛庐”，“巨阙”，都是历史闻名之物，虽不会件件是真，也不可能件件是假呀……？”

“拳魁金山”听他如数家珍，极为佩服他年轻识广，还没来得及说话“金芙蓉”已经娇笑连声道：

“震哥，这些可不是什么古剑，都是我爸按照剑谱尺寸仿造的……”

苏天震怔了一下，朗然笑道：

“郑前辈有此惊人技艺，我的愿望可以实现了。”

“拳魁金山”巨掌一拍膝头，目光炯炯的问道：“听说你要找我铸剑，是否把“蓝光剑”改铸一番。”

“正是。”老夫可有许多条件！”

“这个在下早有准备，都可以办得到。”

“哦！你真知道我要求那些条件？”

“在下愿以全部珍宝，作为酬谢，任何其他差遣，无不遵办。”苏天震答话之中，立自怀中取出宝石，放在对方面前。

那些死谷出产的“金刚石”，堪称世奇珍，价值巨万，石中射出眩目的奇光，把金家父女看得眼光缭乱，尤其是“蛇媛”所赠的那一颗格外好看，更令“金芙蓉”爱不释手，一刻舍不得放下。

但“拳魁金山”看了一阵之后，突将宝石推回苏天震面前，脸色凛然说道：

“这个老夫不愿收入——”

“莫非嫌少？”

“老夫并非见钱眼开之辈，你别误会。”

“我知道这是前辈的规矩，理所应得——。”

“什么规矩，这是老夫故意为难那些找上门来的闲人，近十年也没有人再来……”

“那么，前辈想是另有吩咐。”

“对！我有别的条件，其实么！也只是几个问题……”

“在下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

“第一，此剑本是武当宝物，怎么会落在你手？”

苏天震立将得到的情由细表一番，那“拳魁金山”听得眉飞色舞，兴奋的追问道：“原来武当涤尘道长与你上辈有交情，那你的师门出处又是什么回事。”

“这个——，在下确有难言之隐。”

苏天震回答之中，只见“金芙蓉”柳眉一皱面露焦急，意思是怕他父亲生气，自己虽然有此顾忌，但实在不便说明，于是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干脆补充道：“在下的身世跟这

脸上的面具一样，不到时候不能揭露，都要请你原谅。”

那知“拳魁金山”居然不曾生气，而且连连点头道：

“老夫看你眼神清亮，齿白唇朱，相貌不看可知，至于身世嘛——，请把另外那枝长剑交我一观。”

“爸！”

金芙蓉连忙插嘴道：

“他那枝剑也断了，你与人家一起帮他铸好罢。”

苏天震依言将剑递交对方，金山把断了的两段放在桌上合好，仔细的看了一阵，赞道：“此剑虽非奇珍异宝，在武林中也算一等利剑，足见当年传剑之人，必系一代剑客。”

说话中，用指弹了弹剑身，转对“金芙蓉”吩咐道：“蓉儿去将为父的工具取来，我要拆开剑柄。”

“金芙蓉”立将工具奉上，片刻工夫，剑镗剑柄都已卸下，就听“拳魁金山”惊噫一声，骇然不已道：

“剑魄乐长义！原来你是“巴山四剑”的后代！”

苏天震骇得心神狂震道：

“前辈怎么晓得——。”“老夫既会铸剑，当然知道剑上的机关，但凡用剑的人，多少会留下姓名记号，不在剑身，就在剑柄里面……。”

苏天震恍然大悟，眼光立向拆开的剑柄内一掠，果然那上面刻一行细字，正是他义父的名讳，不禁泪珠突涌，盈眶欲坠。

“拳魁金山”大为感动的说道：

“看样子，你是确有伤心之处，老夫决偿再行追问，就连今日所见，也绝对替你保守秘密。至于这枝剑，我可在三日之内替你接好。”

苏天震致谢之后，问道：

“不知“蓝光剑”我铸多少时间，前辈的条件又是什么？”

“时间大约半月，条件么——也很简单，不过说来话长……。”

“前辈尽管吩咐。”

“这枝“蓝光剑”只剩一半，如果要重铸的话，必须要找最上等的精钢，否则不但不成宝物，反而把它糟踏了，因此第一个问题是材料——。”

苏天震不由心神一震，激动的说道：

“在下听说寒铁，缅铁，都是制造兵刃的良根，只是该到哪里去找……”

“那倒不必现找，老夫有些寒铁，可是我不能作主送你。”

“要谁作主呢？”

“她！”拳魁金山答话中，伸手便向“金芙蓉”一指。

“呵，原来是蓉妹。你愿不愿意相让？”

“金芙蓉”突然娇靥飞红，腼腆含羞道：

“愿是愿意，但这些寒铁是爸给我做……”

“做什么？”“做……”

金芙蓉拈弄着衣角，只是笑而不言，一双流动的秋波，直向她父亲盯视，“拳魁金山”竟然哈哈大笑着：

“傻丫头平日顽皮，现在又说不出来了，还是为父的讲吧。”

“马上转过面来，对着苏天震含笑言道：

“老夫一生练武，又爱铸造兵器，因此把毕生搜集的寒

铁，交给小女作为嫁妆，你如果要用只好……由她决定……。”

“嫁妆！”

苏天震惊噫一声，脑海中立刻浮起“蛇媛”的情影，一时竟答不上话来。

“金芙蓉”见他闻言发怔，玉颊上跟着现出失望和焦急。这一来，屋中空气顿形沉寂，三人都陷入了尴尬无言。过了片刻工夫，

还是“拳魁金山”豪爽一笑，打破僵局，道：

“贤侄不必为难，老夫并不是拿这个条件强迫你答应，你虽然已跟蓉儿结为兄妹，也不必认我为义父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“金芙蓉”已经珠泪盈盈，狠盯了他父一眼，但“拳魁金山”仍是泰然的接着说道：

“因为女儿姻缘，必须双方情愿，不能勉强，如果操之过急，反而会有很多困难，不如等将来再看。”

讲完之后，他也对着女儿意味深长的盯了一下，“金芙蓉”立刻懂了话里的意思，马上秋波一转，转忧为喜的对苏天震说道：

“震哥，寒铁可以送给你，就用这颗宝石作为交换。”

苏天震刚刚放心，但又猛然想到这是“蛇媛”赠的，怔了一下，说道：

“宝石是我自动拿出来的，本不应该反悔，不过……这一颗有点……原因，我将来十倍补报蓉妹能否答应？”

“金芙蓉”柳眉一扬，纤手指着宝石，问道：“你说这颗宝石另有原因，是不是说它上面这个记号？”

“记号？”

苏天震心头一震，随即伸手接过宝石，仔细一看。

果然，宝石的一面刻着个其细如发的“武”字！

他因向来不喜珠宝，以致未曾发现，如今一看，顿感周身一个冷禁，骇然不已的回想着道：“这宝石是“蛇媛”从“巫医金大鹏”处搜来的。如果未经人工琢磨，决不会有字，而且又偏偏是个‘武字’，莫非是‘武林天子’手下的标志？”

心念中，立刻凛然作道：

“不错，这个记号对我极为重要。”

“金芙蓉”体贴的答道：

“既然重要，我就还给你，可别忘了以后再补。”

“拳魁金山”见状大笑道：“这才干脆，不失为父的爽直作风。那么大家收拾一下，跟我到‘剑房’中练剑去罢。”

于是，三人起身走向后进。

穿过这重房屋，便进入广阔无比的山洞。洞顶有个方圆两丈的大洞，明亮的阳光，照得洞里纤毫毕露。

而且洞下便是座高大的铁炉，炉旁一池清冽山泉。亦为淬剑所必用。

至于其他铁砧，铁锤，等铸剑之物，无不齐备。

“拳魁金山”立刻启炉生火，将苏天震常用的长剑放入炉中。一时青烟袅袅，火光熊熊，从洞顶上直冲天际。

苏天震看了一会，上前问道：

“金——老伯，你是否可以先铸‘蓝光剑’然后再——”

“不！”拳魁金山严肃答道：“老夫先铸此剑，具有很深的意义。因为‘蓝光剑’和寒铁入炉之后，必然异光冲天，百里可见，尤其剑成之日，那股剑气可能招来武林邪

魔，所以我先把你常用的长剑炼好，将来可以守护宝物。”

苏天震立刻恍然大悟，答道：“晚辈明白了，多谢老伯的指教。”

“而且还有一件重要工作，必须你自己下手。”

“请问是那一件？”

“将来蓝光剑铸成，必须很快的予以冷却，像洞内这个水池，还不够大，须要抛入山下那口‘剑潭’，你能否办到？”

苏天震马上朗然一笑，道：“晚辈可以用‘脱手飞剑’之法，将它射入‘剑潭’。”

“那‘剑潭’深不可测，如果让剑沉到水底，就难找得很。你能否随剑飞落潭内，将它及时捞出？”

“晚辈可以用‘追星赶月’的身法，飞落潭中。”苏天震兴奋的答应下来，完全忘了自己不知水性。

“拳魁金山”当然更未想到这点，满脸笑容的上前两步，手指洞顶说道：“那么我们现在先约好，到时候你在洞顶站着，我把剑抛给你，你再将它射入‘剑潭’，这样才够快。”

“金芙蓉”也关切至急的叮嘱道：“震哥，到时候别忘记戴上护手，免得烫坏了。”

时间一天天过去。

仙猿岭顶，日夜火光烛天，就连百里之外，都能看见。到了这天夜晚，那股青光剑气，更似一道连天接地的长虹，闪耀着夺目寒芒，照得整座山头通明透亮。

强光中，苏天震佩剑凝立，目光如电，神情凛然，这半月以来，幸亏无人打扰，可不能在这最后关头再有意外。

凝望中，突听“呼呼”一阵劲啸，剑光突如夜空闪电，冒出一道火树银花的光柱，满山气流，都跟着它冲空疾卷，直卷得树森萧萧齐震，犹似怒海惊涛。

就在这旷世奇观，神摇目眩的情景下，洞内的“拳魁金山”，忽以巨雷霹雳的嗓音，激动无比的喝道：“接住——！”

暴喝之声未落，洞中炽烈的火焰中，那柄青光迸射，遍体为热的“蓝光剑”已然冲空直起，飞射十丈。

苏天震立将奇奥身形一旋，笔直的射向天际，趁着剑上光芒，瞟了一下山下的“剑潭”，然后右掌射出全身功力，将剑凌空一震，迺朝削壁寒泉呼啸射入。

紧接着双臂一圈，美妙至极的划出一道半弧，身形跟定剑光，如星丸激射般，也向深不可测的潭中坠落。

潭水深黑，寒气砭人——

但在剑身留下的热气中，苏天震一点也不觉得冷，而且那亮如彗星的剑芒，更将潭水照得清澈透明，足可看到五丈以下。

剑在疾坠，人在飘飞！速度之快，已至不可思议。

而且他头下脚上，双眼一瞬不瞬的盯着剑芒，右手也已虚虚作势向下直伸，只等剑身一冷，就好把它捞起。

此时他忘了自己不识水性！更忘了注意周围的一切。

“丝——丝——！”宝剑入水了。

一股浓白气柱，马上迎面扑来，“剑潭”寒泉，被灼得蒸气狂射，如滚如沸，顿见剑身火气骤敛，隐约地转为青蒙冷光，拖着丈余的光尾，一个劲直沉潭底。

“砰——通——！”水花再度激卷，苏天震也一头插入潭中。激动的右手一旋——

他心底惊噫半声，竟然没有捞着。

狂骇下，随即蜂腰一折，向下猛钻，但因不识水性，反而被浮力托住，连半点进展也没有！

苏天震这才心神一凛，发觉水性不灵，眼看剑光越缩越小，瞬已化为模糊的青影，将被无底的深潭所吞没！

在这功败垂成的关头，他那坚毅的豪气，突然激发，忙不迭双臂一拔，极力的朝下再钻。

可是人慢剑快，始终追赶不上，气得他目眩头晕。

但——怪事突然发生了！

那道疾坠的青色小点，竟会停顿下来！

“可能到了底。”

苏天震如见奇迹，狂喜不胜，但随即讶然转念道：“不对呀！到了底应该不动，它怎么却会上下乱旋？而且变成了三点？”

心念中，手脚划得更快，瞬又潜下三丈，就着飘忽回绕的青光一瞧，直骇得“哇！”的半声，喝了一大口潭水。

原来此潭真是深不可测，“蓝光”剑交未沉落潭心，而是被一条千年恶鳗，横卸口内。

此馒头齿嶙峋，怪眼如灯，其狰狞阴森的模样，令人见而生怖，至于粗可三尺的身躯，竟长达五丈开外！

它一见苏天震疾速的坠来，竟然巨尾一摆，像劲箭似的，朝他身前电射。

再说苏天震被一口冷气呛入喉中，反倒心脏一凉，异常冷静的忖道：“不会水也没关系，我自封穴道就能支持盞茶工夫，倒看这恶鳗有何厉害！”

心念中，冷森森拔出了腰间长剑，左掌暗蓄真力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。

恶鳗巨躯连摆，眨眼就到身前。

苏天震料定对方必然张口，那时“蓝光剑”唾手便可夺得。

可是——

恶鳗竟然灵巧异常，它并不张开利齿如刀的大嘴，却将巨头一侧，用寒芒迸闪的“蓝光”锋，疾划苏天震腰部。

苏天震大感意外，直骇得心头一麻：

那“蓝光剑”吹毛立断，断玉切金，再加上恶鳗几千斤重的冲力，自己的长剑，定然一碰就折——

于是顺势一招“追星赶月”，在水中提腰缩腿，长剑一弹。

“叮！”的一声脆响。

长剑真力剧射，险堪堪点中“蓝光剑”身，同时左掌奇奥一翻，疾夺对方剑柄。

那恶鳗被这右射左吸的功劲，迫得尽头一歪，铁柱似的尾巴还不曾扫得过来，口中横露的剑柄，已被苏天震搭住！

但是——这条千年水怪，突将一双阴森恶眼一瞪，立见万点寒星，夺眶而出，那五丈巨躯，随着暴胀两倍。变成一条光迸射，通明透亮的发光体！

异光似夜空闪电，照澈深潭黑水。

也使得“蓝光剑”寒芒增。

而且更自剑柄传到苏天震的身上！

立见他身躯几阵麻颤，犹似风吹落叶，抖得筋骨僵痛，牙关乱敲。

那几乎麻痹的心房，刚想到：

“电！电！这是一条电鳗！”

左掌早已失去知觉，自动的松开了——

“砰！”一扇铁门的鳗尾，又如泰山崩颓，正拍在他的背上！

苏天震半昏之中，立刻被打得飘出两丈，喉间半响闷吭，鼻孔里喷出两道鲜红的血箭！

黑——眼前黑得像一锭墨！

等他悚然定神，睁目四望，深潭中仍是探手不见五指。水流在回旋，人在疾坠。

但那“电鳗”射出一阵强烈电流般，已惟幽灵般的潜去
“奇怪！这孽畜难道跑了？”

他骇然的拔了下水，虎目向上四面细搜——
连望数次之后。

忽见三点青光，在不知多深的潭底，突然重现，以螺旋形的奇快回绕，朝他脚下卷到。

那“电鳗”距身尚有十丈，他已感到潭水产生了压力万钧的涡流，身形虚虚一沉，已然坠入旋涡眼内。

原来水怪每射一次电流，必须隔段时间，才能蓄足电力，且它平常对付同类，无不一震即死，但这个看来渺小的人，竟能忍受等住，饶是冷血动物，也晓得了来者不善。

于是它利用水力旋涡，想把对方绞昏，然后拖到秘窟去咬嚼。

这一来，立见波翻浪滚，热如倒海翻江。

苏天震吃了水性不灵的亏，长剑又刺不着。

只感到天旋地转，目眩耳鸣，身体像巨涛中的一片羽毛，只是随波逐流的翻滚。